

國語修辭學

(一九三五)

汪震著

錢玄同題字

黎錦熙注音

國語修辭學

汪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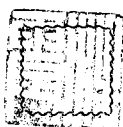
實價一元二角

(外埠郵費酌加)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

發行人 邵松如

印刷兼發行 北平文化學社



北平和平門前電話南局三五八〇
有線電報掛號二四二九

分發行所

上海公共租界
老靶子路三六九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成都 開封 西安 鄭州 特約分社

國語修辭學

汪震著

錢玄同題字

黎錦熙注音

Pell）的學生。潘先生是牛津大學的文學碩士，啓發思想，「循循善誘」；他在中學裡教了我們兩年作英文，使我們得着做一切文章的基本原理，終身受用不盡。（我這裡單單舉出文章一項。）註

中國已往做文章的只注意理論方面，批評方面；至於用什麼方法可以使學生一學就會；不止於消極的改錯，而要積極的指導；不要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」，要進一步「知其所以然」，這一層似乎還沒有注意到。這樣，修辭學與作文法都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書了。

中國當代的文章有以下幾種：

（1）文選派的文章，（國學大師做的）

（2）桐城古文，（正統文章）

後序

中國的文章到如今共有三派：（一）文選派（亦稱選學派），（二）古文派（亦稱桐城派），還有我們現在的（三）新文體。新文體淵源於歐洲的修辭學，在中國創始於梁任公先生，經胡適之先生建設新文學而體裁始完備。新文體的要點有三：

（一）以流動的讀者爲對象，不仿古人之成法。

（二）以明白詳盡爲原則，不取古人之格律。

（三）分段寫，不用古人之篇章。

有了以上這三條，所以應用文與美術文分界，而注意經濟與效率了。關於文學方面有許多的意見寫在下面讀姚姬傳古文辭類纂序

一文中。

讀姚姬傳古文辭纂序

夫文無所謂古今也，惟其當而已。得其當，則六經至於今日，其爲道也一；知其所以當，則於古雖遠，而於今取法，衣如食之不可釋；不知其所以當，而敝棄於時，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，容有俟焉。

讀了這段，我們知道古文是中國的文章的正統。「文無所謂古今也，惟其當而已」這句話尤是千古不磨之論。因爲合適的才可以存於人間，不合適的自然要受淘汰；什麼派別，義法，都是談不到的。我們有一點和桐城派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桐城文是仿古的，我們不仿古。我們求『當』，當然無須仿古。至於桐城派之仿古也是求當；因爲以前在專制時代只有摹倣六經才是文章的正

當的標準。我們的新文體以適合讀者的心情，淺顯易於了解爲「當」；跟桐城派有不同的時代思想而已。

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；其類十三，曰：「論辨類」，「序跋類」，「奏議類」，「書說類」，「贈序類」，「詔令類」，「傳狀類」，「碑誌類」，「雜記類」，「箴銘類」，「頌贊類」，「辭賦類」，「哀祭類」。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，別之爲上下編云。

文章分類問題，大家公認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序比較姚姬傳的好一點。但仍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。古文應當如何分類，這是一個尙未解決的問題。今人呢，文章的體裁更多了，所以修辭學只有依文章的性質分爲記敘，描寫，說明，論辨四類。

「論辨類」者，蓋原於古之諸子，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。孔孟之道與文，至

矣！自老莊以降，道有是非，文有工拙，今悉以子家不錄；錄自賈生始。蓋退之著論，取於六經孟子，子厚取於韓非賈生；明允難以蘇張之流；子瞻兼及於莊子。學之至善者，神合焉；善而不至者，貌存焉；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至者，年爲之也。

從上面這一段，我們知道姚姬傳未收的好文章太多了；如果根據古文辭類纂來學古文，真有「抱殘守缺」之憾。老子的渾朴，除論語外，別書是不能比較的。荀子呂氏春秋均謹嚴而辭正，韓非子理辭俱美。其他如墨子之莊正，公孫龍子之析理入微，淮南子之美麗。這些好文章有多少能追得上的！只因受時代影響，一以孔丘孟軻爲宗，這便太不够了。

至於學古人一層，今人更是辦不到的。大學分科，國文訓練

則在中學。代數，幾何，三角，公民，物理，化學，中外史地，動物，植物，生理，體育，外國語言，上課聽講，下課作練習，月考，季考，誰有工夫精心學習古文？學古文也就能學到一個半通的程度。以柳宗元的天才，學了那麼些年，而且是專攻古文一門，都學不到家；現在呢，中學只有六年，還學那麼多種功課，而且千萬人中不必有一個够上柳宗元的天才的？我對於古文只能歎一口氣：『嗚呼古文！休矣休矣！』

「序跋類」者，昔前聖作易，孔子爲作繫辭，說卦，文言，序卦，雜卦，十傳，以推論本原，廣大其義。詩書皆有序，而儀禮篇後有記，皆儒者所爲。其餘諸子自序其意，或弟子作之，莊子天下篇，荀子末篇皆是也。余撰次古文辭，不載史傳，以不可勝錄也。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，序之最工。

者也。向歆奏校書各有序，世不盡傳；傳者或僞；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，著其大概。其後目錄之序，子固獨優已。

很多好文章未收，這也是古文辭類纂一個大漏洞。

「辭賦類」者，風雅之變體也。楚人最工爲之，蓋非獨屈子而已。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，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，無事實，皆辭賦類耳。太史公劉子政不辨，而以事載之，蓋非是。辭賦固當有韻，然古人亦有無韻者，以義在託諷，亦謂之賦耳。漢世校書有辭賦略，其所列者甚富。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，其立名多可笑者，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。余今編辭賦，一以漢略爲法。古文不取六朝人，惡其靡也；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。惟齊梁以下，則辭益俳而氣益卑，故不錄耳。

文選同桐城是對立的兩派：一派以美爲主，一派以用爲主。

桐城文有種種的義法，也是美術文，但美不離開用，正是文選派同新文體中間的一座橋梁。以美而言，駢文美於古文；以用而言，古文之用大於駢文。胡適之先生說得好：

『平心而論，古文學之中，自然要算『古文』（自韓愈至曾國藩以下的古文）是最正當最有用的文體。……桐城派的影響使古文做通順了，爲後來二三十年勉強應用的預備，這一點功勞是不可埋沒的。』（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）

凡文之有體十三，而所以爲文者八，曰神，理，氣，味，格，律，聲，色。神，理，氣，味者，文之精也；格，律，聲，色者，文之粗也。然苟舍其粗，則精者亦胡以寓焉？學者之於古人，必始而遇其粗，中而遇其精，終則御其精者，而遺其粗者。文士之效法古人，莫善於退之，盡變古人之形貌，雖有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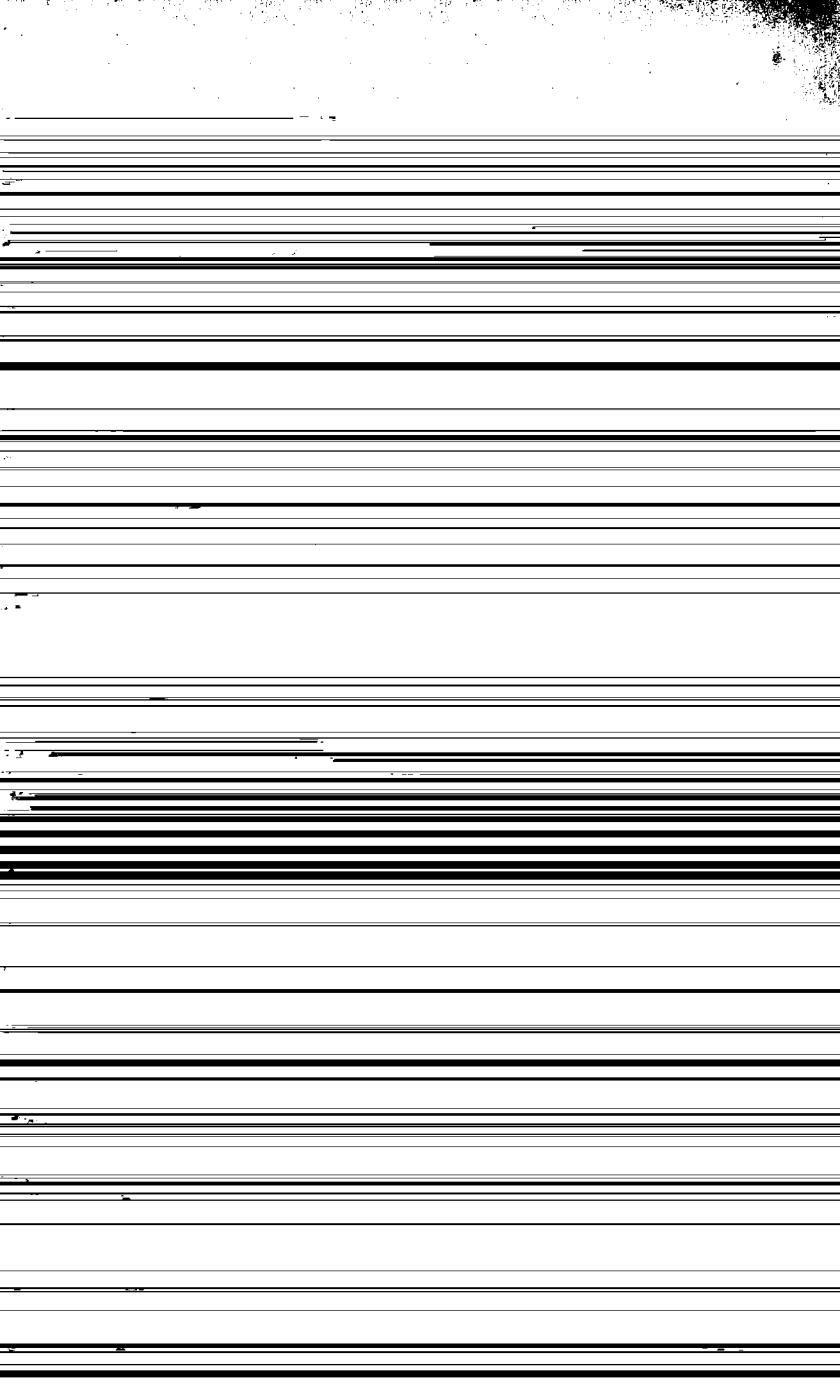
擬，不可得而尋其跡也。其他雖工於學古，有跡不能忘，楊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。以其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，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，則過矣；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，則不可也。

「神理氣味，格律聲色」，這八個字並沒有解釋出來，當然是很難懂了。今依據個人讀古文辭類纂的經驗暫作一種解釋；再據字的意義同文章的優美之條件更作第二種解釋如下：

(一) 古文的經驗：

神(Perplexity) 譯言「迷忽」。古文中有一部分讀起來迷迷忽忽，惟覺其對，韓愈的文章有的很多，如原道。

理(Belief) 譯言「信」。古文中有一部分讀起來，其中所說之理不容你不信，如歐陽修的朋黨論，韓愈的雜說四。



色 (Visual Imagination)

譯言視覺想像。讀其文如見其事。

蘇軾的赤壁賦是。

(二)不限於古文的解釋：

神 (Mysticism)

譯言神祕。宗教裏有，散文中有的也不多

。現代人，美國的威廉詹姆士 (William James) 的文章做到神的地位，梁任公的白話文也有。神是一種不可思議神妙境界，可以做出來會有，是無法預先計畫步驟與方法的。

理 (Logical Construction)

譯言論理的結構。說理精當，思

想玄妙。羅素 (Bertrand Russell) 的文章文字謹嚴，理至意盡，是理的最好的模範。胡適之先生的文章也做到理的程度。桐城派論辨文重「感」，周秦諸子及新文體都注重「知」。一個是直覺，一個